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弢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銓俊甫氏校補

卷四 記

重修關侯廟記

國朝 楊廷鑑

三義閣記

楊廷鑑

遊南山記

周季琬

重修蛟橋記

周啟鵠

重修東坡書院記

周啟鵠

山壽橋碑記

續補

周啟鵠

仙人洞記

續補

周啟爵

沈龍庵碑記

續補

周啟爵

永定海棠記

史夏隆

關壯繆銅像記

董文驥

楊少參制祠記

董文驥

修建靖江縣學記

張能麟

饒亭記

徐喈鳳

蘇楊合祠記

董元愷

孤山記

徐汝鉉

紺珠閣讀書圖記

黃晞

落落齋記

魏禧

任氏大宗祠記

魏禧

重建延陵書院記

魏禧

續修譙樓記

鄭重

芙蓉湖記

任源祥

警齋記

任源祥

龍池山記

任源祥

藏真閣記

曹禾

來悅樓記

曹禾

重修江陰縣督學察院記

曹禾

永定壩書院記

曹禾

客山記

續補

錢肅潤

無錫縣譙樓記

黃與堅

錫山華氏保墨閣記

黃與堅

錫山秦氏寄暢園記

黃與堅

池上草堂記

黃與堅

韓園老梅記

黃與堅

重修贊政廳記

白啟秀

七十二峯記

陳玉璫

直錫泉記

陳玉璫

擬建六忠祠記

陳玉璫

重修陳節愍公忠節祠記

續補

陳玉璫

重修馬蹟山劉龍圖祠碑記

續補

陳玉璫

忠佑廟碑記

續補

陳玉璫

重修蘇墅橋記

沙張白

遊楓隱寺記

陳維岱

蒹葭莊看梅記

謝良琦

重修宜興縣學記

儲振

惠山秦園記

姜宸英

雲起樓記

姜宸英

清風亭記

吳光

東皋園記

邵長蘅

青門草堂記

邵長蘅

遊張公洞記

邵長蘅

毘陵諸山記

邵長蘅

毘陵諸水記

邵長蘅

遊慧山秦園記

邵長蘅

菱溪草堂記

邵長蘅

東林書院碑記

續補

邵長蘅

東軒記

續補

邵長蘅

東軒小池記

邵長蘅

一竹齋圖記

楊昌言

重修鄒氏宗祠記

楊昌言

重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儲欣

周孝侯廟碑記

續補

儲欣

楊橋晤語記

史周沆

濬復惺惺泉記

華希閔

復崇正書院堂屋記

華希閔

亦冰堂記

董志補

王元烜

先賢商子須昌侯祠記

王元烜

竹山記

瞿源洙

迷陽芥記

瞿源洙

白茫潭記

瞿源洙

澄江第一泉記

徐志定

暨陽書院新栽花木記

趙曦明

容膝居記

趙曦明

玉泉記

包士曾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四之上

東里盧文弢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

陽湖莊毓銓俊甫

記

重修關侯廟記

國朝 楊廷鑑

天地所以不毀古今所以長存恃有忠臣義士浩然之氣而已矣
此忠義浩然之氣與陰陽同運原始反終如一晝夜不以其人之
存歿而或間焉故其生也稟二五之精挺然爲命世之傑主臣相
遭智勇兼奮視姦邪如鬼蜮唾寇賊如犬豕不爲利遷不爲威刦
身可殺而志不可奪比其歿也下爲河嶽上爲日星赫聲濯靈侍

帝左右奉昊天之感命考降衷於下土虹霓揚旌雷霆叱御覽觀
四域揮斥八垠遐陬僻壤威畏而德懷愚夫孺子家尸而戶祝沒
爲明神理不誣矣若後漢前將軍關侯則眞其人者歟當時漢室
傾頽梟雄角立昭烈帝起鄉里合徒眾馳驅列牧以身託人失軍
挫敗羈旅困厄彼隨世以就功名者朝吳暮魏何所不可而侯於
此時曹操留爲己用則毅然不從孫權爲子請婚則屬絕其使蟻
視羣雄歸誠帝胄慨然以同心戮力興復帝室爲己任可謂立志
正大卓然獨絕者矣漢中既定北擊襄陽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
德困曹仁梁郄陸渾諸豪傑遙受印號以爲聲援威震華夏豈非
漢業將成之會乎而賊權棄同仇之盟妄聽呂蒙監子襲破江陵

章鄉遇害遂致閹膺遺孽竟成篡逆天實爲之豈盡侯之罪哉侯
旣沒而漢業遂以不振矣是後稀歸蹉跌不安不起渭南師老嘔
血酸辛皆自麥城之喪敗基之志士仁人千載尙有餘恨然而北
地哭廟昭烈有孫瞻尙赴敵忠武有子與侯死前後一轍曾幾何
時賊魏賊吳俱如灰飛燼滅掃地無遺而章武之爲正統青史爛
然烜赫萬世我侯在天之靈不獨對先帝而快然亦可以見高皇
而無憾矣豈尙有國耻身讐之憤足以芥蒂其胷次也哉於今距
侯之沒千五百有餘年功德著於生民廟食遍於天下不獨蜀人
不得而私之蒲人亦不得而私之抑且魏人欲得而有之吳人亦
欲得而有之總繇其忠義浩然之氣貫徹古今充塞天地者如此

毘陵之廟侯始於明嘉靖二十五年島夷作亂城下過師軍中見
侯靈響渠魁就擒我師大捷尤所謂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
之者也廟據郡城巽隅崇岡層臺穹宮敞殿尊嚴炳煥萬眾仰瞻
越今順治某年歲久漫漶剝蝕傾欹不佞四顧歎息謀諸同志協
力增修美輪美奐有踰其舊因并紀載始末告郡人之虔恭廟祀
思服威德者謹按前將軍係昭烈帝實授之職漢壽亭侯則曹操
所封然其時獻帝在位猶稱漢制至於後代所加武安王等既非
生時爵位又非當世褒崇昔孔子不以文宣王尊侯豈必武安王
貴乎若夫天尊大帝疑出道家嚴事之稱未知足爲侯重否統俟
有識君子論定云

三義閣記

楊廷鑑

帝王之道知人則哲君之視臣如手足臣之視君如腹心雖三代以下英君誼辟未嘗不以延覽結納宏集思廣益之風史氏稱漢昭烈宏毅寬厚知人待士同符高祖自余觀之徒以知人待士論則昭烈之推心置腹生死交情固非高祖之所能及也昔高祖同里人盧綰綰之父與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及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事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

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項籍死綰別將擊臨江王
其尉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而綰爲
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以視昭烈帝之於關張其布衣之舊
昆弟之驩有過之無不及焉綰立不過六年遂以事陳豨見疑而
敗古人所謂聞流言而不信者顧如是乎豈獨蕭何繫獄韓彭蒯
醢爲高祖待士之不厚哉若昭烈之於關張不然昭烈初起鄉里
徒眾未合卽與關張厚善誓復漢業紆平原相訖王漢中中間二
十五年崎嶇顛沛東西竄走艱險其嘗情好彌篤厥後關旣敗沒
張復被刺昭烈孑然一身失左右手其何以生於是發憤用兵大
舉伐吳所爲兄弟之讐不反兵而關正如是耳白帝一走竟以疾

崩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敗亡亦同生死交情至於此極誠可悲也已始昭烈於公孫瓚所識趙雲子龍深相結納亦不後於關張因司馬徽徐庶見諸葛孔明於隆中相得如魚水雖關張不敢有言獨至於伐吳之役子龍持正論進諫謂國賊曹操非孫權也釋魏伐吳非計昭烈不能聽也是其負傷心之痛宛憤結心奮然一決子龍猶不足以知之惟孔明深知之終亦不忍明言之以此知三代以下知人待士未有如昭烈者也世俗相傳稱劉關張爲三義而憵像之設中安昭烈旁列關張議者以爲君臣分定禮無並坐余則以爲斯義也是昭烈之心也昭烈之心終其身以昆弟視關張者也蓋從古君臣之相與不越情與分二者而已抑情以伸

分者尊君親上之誼故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而不以爲嚴略分而敦情者好賢愛士之誠故食則同席寢則共榻而不以爲狎爲人君者知此必能以手足視其臣爲人臣者知此必能以腹心視其君孟子所云天子而友匹夫用上敬下與用下敬上同者以此由斯義也其有補於名教豈小也哉毘陵開將軍廟聳拔雄麗甲於東南殿後基地宏敞形家謂宜構層樓以助其尊嚴於廟貌爲稱神靈聽許僉謀協同余乃偕呂公宮措貲經理鼎建斯閣閣旣成謹書其大義以爲記時順治某年月日

遊南山記

周季琬

乙酉春多風雨積寒未退花事稍遲一日新霽遂邀勝友三四載

旨酒挾洞蕭權繇西溪波光接天而南山橫亘其前晴暉浮白不
能久視左右岸容一洗寒色其時梅已白頭柳方青眼酒帘竹舍
隱現其間知春光正不減於昔也艤舟蘭沚杖策登山數問名園
無不歷覽乃憩於吳氏之山樓樓下因石爲池流水潺潺晝夜不
息眞足傲俗耳笙簧也其左則石路幽折苔色皆古或亭或閣因
山之性而上下焉其右則叢花一徑偃藤爲橋天香馥馥染人衣
裾故當明月靜涵萬籟俱徹野烟未消泉聲愈急宜其晚也濃露
綴珠星稀漢沒嬌鳥向晨碎語不歇宜其朝也余徘徊數過復攀
蘿登巖巖半有嘯閣上逼層霄下臨千仞俯瞰琳瑯萬竿悉出屐
底亦云曠矣從右歷級直躋其巔萬態陳前一覽皆悉峯無重數

四面環碧以視嘯閣所收又覺大別古人謂一木一石亦可會心而況置身于高山大水間乎因留連而不忍去

重修蛟橋記

周啟鵠

蛟橋跨荆溪上當縣治之前環邑諸橋俯首讓焉蓋規模宏偉勢莫與京而爲邑之人憑眺瞻依有異於諸橋焉爾按志橋成於孫吳之赤烏二年至晉時有蛟潛其下爲民害周孝侯斬蛟而害息橋以甯嗟乎宜邑縣治地自孫吳以前遡秦漢而上不知幾歷年所矣未聞有橋有蛟焉逮橋成百餘年復有蛟以潛之則橋之深廣浩瀚不問可知已自六朝迄唐五代遞宋而元明人世代更橋之興廢亦不一

皇清肇造橋之堅者墮巍者圯豈積漸使然歟或鼎建伊始百度維新而橋亦因時改革耶惟時邑之紳士大夫謀所以新之庀材鳩工不煩官帑不勞民力因其舊而修建焉閱數旬而工告竣因合辭請曰是不可無記余聞之父老云昔橋嘗圯矣爲徒杠以撐拄其間數燬數建至宋令褚理易之以石基其下如上蓋上下如環云故後人名之曰月橋綿亘而長又謂之曰長橋因孝侯斬蛟則更其名曰蛟橋蛟橋夜月爲邑中十景之一焉蓋當風清月皎之時邑之人登其巔見南山焉矚西汎焉類雉堞崢嶸足以驗皇輿之固拱北辰而亘維京國焉噫勝矣哉其規模宏偉莫與京矣宜乎羣邑之人憑眺瞻依不忍其淩夷圯壞閱數旬而工遂竣也

抑余居此有年當橋之未修也嘗見橋之上橋之旁有牽衣而羣赴者矣有浩歎而悲愁者矣有困頓踣躅不遑側足者矣有啼號跳躍不堪再步者矣有顛厥體毀厥形呼親知而不聞叫彼蒼而莫憫者矣自橋成以往永毋復見此形而恒覩勝遊之蹟此誠諸君子之厚賜也已爲記

重修東坡書院記

周啟櫬

距宜城東南三十里蜀山之陽有東坡書院焉蓋後人思東坡先生不忍置建之像而祀焉噫先生之風與山俱永而與水俱清矣嘗考先生之買田陽羨自嘉祐二年成進士遇同第蔣之奇接席瓊林遂相訂後謫黃遷汝州遂有乞居常州之請哲宗朝起而出

入承明者數年嗣復知杭州知定州又謫英州貶僇耳連徙永州後乃依陽羨而退老於常隱先生於陽羨始之終之矣世之君子懷英氣負奇才國士自效一旦出而筮仕不知其恍置身於何等矣豈有遇一四海九州之人聯袂接席片言契合遂舉家相訂於山阿水湄卒至顯晦窮達不一其時朝野遠近不一其地展轉紆迴必踐其言而後已胡先生之於陽羨始之終之莫與易耶先生蜀人也生於蜀而不拘乎蜀先生蓋天下士也蜀烏得而獨有之聞之父老云蜀山本獨山先生更其名曰蜀先生之居陽羨猶之乎居蜀也其雄才大節浩然不可禦之氣無往而不之也居陽羨而蜀重使更而居夫四海九州蜀未嘗不重也蓋先生筮仕時已

洞知夫天下事矣度其身又度其時安有如吾蘇子之人而能久居朝廟不爲東西南北人耶遇陽羨則莫如陽羨之爲得也使瓊林坐宴或別有所遇如陽羨其人先生未必不以陽羨之訂訂之陽羨之居居之也蓋嘗論之東坡赤壁非不樂也而非其志珠厓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處惟陽羨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樂焉固其處也宜也安見百世而下先生之靈不憑依來往於其間也時康熙戊申院道人新其宇而恢大焉余低徊憑弔而爲之記云

壽山橋碑記

周啟嵩

壽山橋者昔名倉橋從俗也今名壽山某公因圯而重建之更其

名曰壽山也某公往來於橋見夫堅者靡固者廢橋三圖北一缺中圓半存輿騎行不堪交錯橋之勢如墜惻然念之謂斯橋之係大矣河水湍急由西而東浩渺數十里傍無橋梁可紆徑渡城內外居民由是橋者日以千萬不勝計阨危如是不謀所以更新之其爲害也無窮極雖然獨力未易勝資於眾則力分而心懈不能速底於成余其殫力率先無遽煩吾邑人橋之成利用石余預圖之巨石巖巖採取於南山者今已抵河干也諸凡物作輔石而呈能者咸稱是爰命工師速往興事於是邑紳士見某公之任事專圖功切舉邑人所大其之要津輿梁引而萃於已無呼將伯之助因各有所捐樂事勸功不虞艱窘數閱月功遂竣宜之人歡欣載

道相率而名之曰壽山橋誌慶也慶夫橋之永固如山也兼慶夫成是橋者功垂不朽與山俱壽也還而慶夫宜之人日遊行於是橋無傾墜失厝如南山之壽也是爲記

汎龍庵碑記

周啟禔

東關潭荆水最深處也倉橋沮於北浮梁亘於東南抵城隅岸石交錯而小橋橫列潭之勢滌洞湍折盪而成淵魚潛於淵躍於淵凡搢紳士庶好施及物者甦涸縱鱗無不著養於是淵關潭最深涵荆水之生機爲最大自網罟斷罟入魚幾無生矣嗟嗟以網罟斷罟之用而令邑中人士好施及物者之甦涸縱鱗或潛或躍之生機於焉殄瘁人各有心誰能忍此且網罟斷罟之利用而已矣

如以利則吾邑西東兩汎洮漏二湖以迄東南具區水濶天空儘
供恣取奚必是潭夫關潭亦官地也較兩汎諸湖猶一勺耳官地
不可禁今欲禁之詎非爲吾宜之大川大澤留一勺餘波養生機
於不息耶謹人事恤地利承天道也天道好生斯禁有焉孝廉路
子雋公實首厥事請之水利熊公熊公稱善給示汎龍庵捕魚有
禁違禁則懲行見械靖於上魚樂於淵矣君子曰此熊公澤也公
之澤荆水俱深矣因勒石於其庵俾後之人共遵勿替云

仙人洞記

周啟鵠

仙人洞者宜城西南三十里薔薇塢中之深處山岩石壁傍而洞
因以著焉者也塢中之人曰洞之爲象高而大盈丈餘邃不可測

凡文人墨士來遊茲塢者必以僊人洞爲憩息云余嘗過焉洞非其舊然陰松翠竹交列雜陳泉聲潺潺橫洞門下而委蛇以出坐臥其上翛然泠然若渾忘乎人間世者詢之士人云自明末兵興居民避亂有婦女竄身洞中臨娩而分由高者下卑者浮洞因以塞隱此何爲者耶夫天地生生仙人盜天地之氣以不死而常生豈有自遂其生而以厭人之生耶抑仙人之性好山居其爲洞府固不欲人之穢之耶人之生也乘乎穢而有其不穢者存及其欲仙必盡徹夫死生之故而仙之道乃有成洞爲文人墨士遊而仙在洞爲婦人女子汚而仙去理固然也嗟乎世宙迭更人事錯互凡夫金張之第王侯卿相之宅亦或因時摧毀而不變唯仙猶

尙如此非甚潔清自好烏能當此代更而無毀者哉

永定海棠記

史夏隆

自古名花必見賞於名人從所好也海棠爲花中名品以其有色無香昔人目爲花中神仙王介州花疏云海棠出自蜀就中西府爲佳貼梗垂絲原非本裔皆吳下園丁借稱而西府以紫錦重瓣者尤佳吾地不多得東坡乞居陽羨攜其花至而天遠堂主人邵民瞻與之遊因傳其種而宜邑始有西府海棠永定傳爲佳話因厖兩間寥廓賴茲數名人點綴生色不至與草木同腐而草木亦吐發英華以相焜耀昔杜工部在西川以不題詩而見稱東坡入荆溪以得移嘉種而益著凡物之名者將無往而不彰其實而況

於人乎

關壯繆銅像記

董文驥

蜀前將軍假節鉞壯繆關侯侯生於解州中條山下驥官郇瑕拜其先塋而茫然謁其祠而巍然生敬焉葬於洛陽龍門北墳高城廣寢廟翼然松柏行其隧考之史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征侯返洛吳人歸侯元如生蓋亦以諸侯禮葬而操遂於庚子亡驥按部過其墓望其祠而生敬焉侯之廟貌遍天下而此最大粵稽祀典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皆祀之而國必祭其先聖先師於瞽宗侯與先主同臥起及侍於稠人廣坐伋立終日備嘗艱阻大節不可奪操不得而臣權不得而婚而又雄敵萬人上圖左氏是亦孟

子所謂聖人百世之師也方其威震華夏幾遷許都雖敗於鱗鯢
勤勞至矣豈不足以祭瞽宗而列祀典哉夫旣生爲賢聖沒爲明
神故不俟帝之王之以爲聖仙之佛之以爲神而其靈爽焄蒿有
接於物光景動人民而服教畏神敬之者不衰顧其廟像率挺土
寓木被丹青以爲面目機發蓋由唐有銅像之禁故範金者少夫
廟祀以像唐宋以來孔廟且然而像必以銅則爲物至精故金人
之祭天銅狄之摩挲金銅仙人之辭漢或憑焉驥越數年休官歸
里居所買吳氏宅宅西齋尙爲吳族僦居當徙其主人家藏侯銅
像一軀夢侯欲遷壽宮以屋易主也驥聞之益生敬焉越數年有
盜其像而嚙語者獲焉捨而祠之元妙觀之紅梅閣間之吳氏主

人云像本吾高祖復菴公籍江陵相所得先是公以糾江陵奪情拜杖時若見侯神呵護之輒輿生出云又聞吾郡侯祠乃分宜相私人趙玄華駐師禦島夷於吳所建至今俎豆其郡人夫宰相像其神乃不宰相是福而福糾宰相之言者猶廟食茲土建自私人乃恒福茲土而未聞私人是福侯之所以爲神也所謂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驥素敬侯者因記其事而俾眾共生敬焉且以問神之所福在彼不在此

楊少參詞記

董文驥

唐宋兩制之典內有學士院外有舍人院或以翰學知制誥者掌內制而外制則他官兼之明初始專屬翰林以中書承代言之草

而已蓋君之以絲綸寵錫其臣者與漢汗之號較重而後臣之以
涓埃報稱其君者自不得輕故其進階卿大夫秩從內子猶古者
勅之烝彝鑄之景鐘以垂不朽之意又本諸所生咸以子貴猶詩
人美韓奕爲牧伯而及其祖考釐召虎以圭瓚秬鬯而告之文人
雖古者子無爵父之禮祭以其爵服以其上服然要不敢忘所自
云然則人臣膺黃麻拜紫誥以爲奕世光如公羊所謂命者加錫
者賜不亦榮乎吾鄉楊公兆魯壬辰成進士起家郎署督學豫章
參藩閩中所歷有聲實由其先世種德於前而食報於後如宋司
馬君實制詞所云夫種之不以鹵莽滅裂而報之不以碩大繁滋
者未之有今兆魯制詞旣嘉賚厥躬而光潛德耀靈儀又爲奕世

榮尙勛之哉

本朝鑒前代子取子求君詔其臣之失制詞特尙嚴簡兆每將伐石以垂不朽以毋忘所自庶幾古鐘彝雅頌之遺風昔顏魯公自寫告身今繹堂沈公旣以顏法書之石子故不計其文之拙而述其世德之榮以勛之

修建靖江縣學記

張能鱗

昔漢大儒賈氏董氏子雲揚氏宋司馬氏程氏朱氏孰不兢兢以學宮爲說哉而歐陽子則謂政治之得失存乎學宮之興廢而學宮之興廢存乎學人之修悖夫學有名有實有文有質有始有卒彼夫務其名而略其實飾其文而遺其質勵其始而懈乎其卒者

猶之乎弗修也且學之設非徒以教胄而已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始於灋掃應對安弦雜服而馴至於正心誠意以爲之本修齊平治以全其量泮水之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則夫假烈祖而靡有不孝克明德而淮夷攸服何莫不繇乎此也故夫學者所以教其子弟而君師之責備焉首之以五教重之以六藝俾聰明茂美特達雋偉之士習其說而服其事以漸幾於自然天下見其事上也則忠且敬其撫下也則仁且恕以誇其性質之獨異而不知提命於平時而糾詰於旦氣者良亦有其素也是以夏楚之設始於唐虞傳曰師嚴則道尊夫忝爲人師亦孰不祈於嚴且尊哉蓋其處己也無可法輦輓其外而敗絮其內雖曰

取聖賢之言而口耳之而期其似也難矣而況又有未必然也靖
之學立於先朝之中葉時子衿之從事於學而肄業者人不過以
什數其時風俗敦樸性質醕厚而不務爲名高越二百餘年邑之
稱弟子員者不下四百人而觀風問俗於茲者迭迭嘆樸之漸彫
而醕之日變其文章科第之盛未嘗不遠踰於曩時而考其踐履
之實若不能無今昔之感者何哉豈非名實文質之間有未詳而
卽有勇往奮發力行廉恥之士困於有司之不知始未必不彊勉
而卒以踣躓而至於灰敗也嗚呼是亦立教者之過也余銜

命校士三吳首以宋眞氏衍義頒示諸生令其誦習夫眞氏之學
謂平治之本在於身心而身心之要歸於誠正故其言身心者獨

詳而於治平稍略非略治平也謂治平之不出乎此也丙申之夏四月由靖之泰謁先聖廟至學宮破敝圯折而明倫堂爲甚因令縣尹及學博一鼎新之至七月越一百五十日而堂功報畢則講肄有所矣因書其事於石而并以告師儒者如此

饁亭記

徐階鳳

饁亭者吾弟竹虛於徐塘東西建兩亭以課農也溪水自扶風橋東北流經徐塘入太湖徐塘之北爲金墩浜南爲塘田浜四水口相對水面遂盈數十畝以吾徐氏居其上通地呼爲徐塘云饁亭之製高不盈丈廣不踰仞立四柱覆以瓦不設欄檻垣墉蓋取其暑蔽日陰蔽雨而已先是吾弟於徐塘上築梅花草堂堂外編籬

開徑祿植花竹名曰我園吾爲作記言之詳矣茲建兩亭皆以饁名志重農也古者農有專官凡溝塍蓄洩之計必先期而督之故田間無惰農而旱澇有備後世農無專官農事多不及時一經災歉民輒失業流離而國用亦因告匱惟農而達於治國之道者不待田畯之督而能自重其事吾兄弟少習耕讀吾倖一第不得不舍耕而專讀弟以屢試不售遂以讀書時所得治國之道施於畝畝之間匪但溝塍蓄洩先期而計之卽耒耜桔槔蓂笠蔬酒之物靡不躬爲察理楚楚精備是以屢經災歉而吾弟之稼不大害八口有資正供弗缺深得陶風先事之圖也第古者夫耕而婦饁今吾弟僕耕而主饁較晴量雨情至洽也飢食渴飲恩至周也辨其

勤怠勞逸而賞罰激勸之心至公而法至善也。饁農之暇行坐於兩亭內外臨清流而吟詠招野叟而笑談雞犬桑麻觸目成趣。兩姪間執經史就亭而問難吾嘗見而羨之竊以爲豪流貴客日馳逐於名場利藪者視吾弟不啻仙凡隔矣。思自神農肇稼穡之事后稷繼而神明之後世大農如伊尹諸葛亮輩皆以治農之道治國故四海服之萬世稱之。今吾弟獨以治國之道治農雖不敢與伊尹諸葛輩比長絜能然使吾弟得遇於時其才之足以治國也明矣。夫農事莫重於饁猶軍事莫重於餉吾弟以饁名亭而卽以饁亭自號有以夫。

蘇楊台祠記

董元愷

宋東坡龜山兩先生舊各有專祠明正統十年知府葉綦合建城西爲二賢祠其後八十年知府王教分龜山像於舊祠而獨爲東坡書院其後五十餘年知府施觀民仍合祠今地歲久而圯我

朝順治年間知縣事馬揚明新之立東坡遺像不及龜山旋罷去祠之分合如此康熙壬子秋予進謁其祠棟宇不蔽風雨東坡先生像巍然獨存而龜山先生之位與其徒伯溫彥思諸公俱彷彿不可辨識春秋之祀有司歲兩至第於荆榛蔓草中偃僂釋奠已耳遑問其祠之宜合與不宜合哉嘗考東坡歸自南海居雙桂坊卒於孫氏館龜山講道城南十有八載雖時有先後仕有久近而其山處大節文章道義政事之大綱自無勿合也夫文章道義政

事之間邪正之辨君子小人所由分當宋神宗時荆公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其言三不足畏雖少正則言僞而辨王莽誦六經以文姦必不至是故於東坡欲修中書條例也一則曰軾所學及議論皆異再則曰軾險邪之人及東坡道過金陵責其在朝不言乃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安石口入子瞻耳此則小人百計以中君子要卽悚然於君子者也其爲流害於數十年之後龜山一出明正其蠹國殃民幾危宗社之罪遂得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列豈非君子之擯斥小人奕世而下如出一轍者哉大抵兩公進退不失其正一以觚排邪辭譏訶秕政爲歸而志合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與夫屢起屢蹶流離轉徙於蠻烟瘴雨

之鄉而不得遂聖主爲子孫得宰相之願其所遇又合排靖康和議閼王氏經學與夫慷慨立朝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其忠愛又未嘗不合也今合而祠之詎曰不宜雖然必如東坡龜山兩先生之祠合祠之可也卽不合祠之亦可也嗟乎凡今之合祠者盡兩先生也哉

孤山記

徐汝鉉

江之南自金陵而西其山之巍然而嶄者以萬數若天門若白紵若采石若玉峯環而西者勝焉由金陵而東其山之巖然而秀者以千數若北固若荆南若穹窿橫雲環而東者亦勝焉然必以鍾山爲樞樞乎江之北自維揚而西越眞州厯陰陵其山之峯然而

續岷然而遠者亦數百焉若橫山小帆百子龍眠之勝其名於西
者勢相錯也過維揚而東泛楊子江望浮山以下及海陵而止其
山之巖然而藏嶺然而俯者亦數什焉若白狼浮羅海門諸島之
險其名於東者勢亦相錯也然卒未有峻峭中峙巖壑自闢不曠
摩而邃不盤曲而幽東西遙向道里四均與鍾山龍嵒相望隱若
敵國者則吾靖之有孤山意者其江以北之樞極乎登斯山也江
流潺湲波濤上下西望石城南矚三吳北倪大荒東盡溟海羣巒
隱現如立如抱颿風飄蕩海溜滌滌決背數千里靡不在目是山
之前城郭參差人煙團密曉樹清則殿閣見晚烟散則塔影高舫
艤隨風河流磬折山之後青疇萬畝廬舍星布尤多茂林脩竹蒙

絡蔽野又與延令雉皋之路爲四達商旅車騎絡繹不絕山之左
右壤益腴地益廣室宇益湊溝洫紛錯而相貫當春則有高柳搖
綴桃李呈豔遊人歌呼上下其間雜然多絲竹金石之音暮來則
山家放艇牧子提鞭又若與遊人爲映帶其秋則梧槐桑柳榆檀
之屬疎密間出聲抑不倫綠合黃浮青紫交現或涼颺晨夕四起
羣鳥飛鳴啾唧與樹林簫落細碎之聲相雜盛夏池塘避暑冬來
積雪憑眺俱爽是山之上崎嶇層轉無戟樓重閣然僧舍寂靜竹
栢蒙翳拂草爲茵亦可展席而坐其西南石壁峭立藤蔓翠結轉
而北多怪石如几如榻如盤龕伏獸之狀又北而東有小洞俯首
可出人深數步流水滴瀝有松濤聲人無敢竟入者卒未能窮其

奧洞之上危石高五六十丈嵌陷層突苔蘚不爲附洞之東南有
小徑不達於山頂徑之上有平坡可容數人竹石周列爲遊人所
爭得而坐飲者先是成化二年旣立縣山猶浮江中越數十年南
北土地旣接山旣闢余不過數歲今登是山而年已五十矣夫鍾
山挺前金陵其靈異峻發如葛稚川陶通明輩後先爲一代魁奇
卓犖之士而吾靖未有聞焉則孤山之所爲毓秀而降神者當不
徒以寵旋相勝必有人焉崛起爲不世之材以頡頏於古賢人君
子間者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順治己亥三月十五日記

紺珠閣讀書圖記

黃暉

紺珠閣讀書圖者爲吾邑李子振作也作圖者誰毘陵惲子正叔

也余嘗論讀書有三快好讀而無書假借鈔摹艱苦百倍故家有藏書爲一快襲高曾四庫之儲充棟汗牛塵封蝨蝕曾何知有無之數故有書能讀爲二快濫閱而無擇多剽而少思謬矜博雅漫無折衷腹笥乎書肆耳故讀書而又能著書爲三快二百年以來吾邑藏書之富首推李氏子振之高祖戒菴先生博學嗜古著書滿架今所傳名山大川記世德堂藝戒菴慢筆諸集特其一斑爾自是以來忠孝大節與文章相照耀稟經酌史代有撰述至於子振兄弟五世矣余觀膚公氏野記留丹二書發潛誅佞允爲一代寶錄而子振氏又能以高才壯年謝絕榮祿杜門養母上下二十

國朝典故旁搜遠紹慨然有步趨涑水俎豆考亭之志於予所稱
三快者不亦兼得而無憾矣乎或者曰是則然矣從而爲之圖又
有說乎余曰有古人講學有圖問禮有圖茲非其類與且是圖之
作儼然以好古立言家風世澤式訓爾後人弓冶貽謀意深且遠
豈比夫蘭亭脩禊西園雅集壺觴嘯詠徒以資好事之賞玩云爾
哉正叔吾郡名士隱於畫以供菽水書畫詩筆皆足以傳世其爲
是圖也茂林喬木蒼潤而深秀幽人掩卷抱膝沈吟烟霞邱壑之
趣紛披繚繞於筆端所以位置子振者固已高遠閒曠超然於穢
濁塵埃之外矣拂拭放筆之間品題寓焉豈苟作而已斯人斯圖
殆相得而益彰也夫

落落齋記

魏 禧

江陰李忠毅公有賢子曰膚公嘗刻公文行於世題曰落落齋集蓋公所自名其讀書之室以見志者也齋屋三楹潔樸無華前墀方二丈立石數笏雜植臘梅杜鵑數株自公爲諸生讀書於此迨以御史抗疏忤璫罷職歸田復稍加葺治今公集中載有改築詩一首可按已未幾卽被逮詔獄以死時膚公方九齡奉遺命厝櫬於齋中夫公之神靈安此久矣考公生平於世多落落難合自諸生歷官御史皆然不獨劾璫一事小人於世毀方求合遂無所不至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伊尹非義一介不取與伯夷望望然去之狂之嚶嚶狷之踽踽涼涼孟氏之嚶嚶皆是志也世之工鄉愿苟

且偷容動以柳下惠之油油爲口實獨不思三公不易其介爲士
師三黜非落落其孰爲之子生不獲見公幸因膚公請敘公年譜
今又同吳霞舟先生之季子公及訪膚公赤岸得信宿公齋肅公
如臨神明焉古之名賢見其遺器敗履所偶一經過觴咏之地猶
爲之徘徊戀慕慨然於九原之可作況交其子而起處其讀書棲
魂魄之地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無愈於聞風之興也歟
膚公當國變卽焚筆硯絕意功名性疎懶不治事而獨好學以詩
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凝塵滿席膚公方上下今曩著書論世
余以膚公之爲子洵無愧於斯齋者於是復因其請爲之記時則
壬子歲之九日也

任氏大宗祠記

魏禧

宜興任氏族居西偏之篠里自南宋迄今傳世二十歷年幾六
百代有顯人而大宗祠弗建十六世孫明鉉病革以屬其子源祥源
祥久乃得糾宗人爲之經始於壬寅至丁未凡六年而成先是十
五世景龍十七世皞臣皆謀之弗就源祥乃與兄允瀄叔祖尙友
姪憬聚米百石子貨以爲權輿息旣饒族好義者視力蠲三百金
以下一金以上祠成源祥爲文述其事廟制祭禮宗法皆井井有
條一準於古通以今所可行者於是再拜鴈禧爲記以勒於石按
禮而制自天子逮庶人皆有定數庶人僅得祭禱於寢其後推恩
至於高祖後又推恩得祭其始祖然自高祖之父以邇二世多或

數十世百世其子孫蕃衍千億富且貴而春秋不祀幾等於若敖氏之鬼仁人孝子怒焉痛心故雖以聖人之禮時王令典所不許而世之悉奉其始祖以下合食於廟者在在皆然其賢者循而行之不以爲過然則士庶人之大宗合祭先祖固本心所不容已而所謂緣人情制禮禮以義起皆可通其意任氏廟始祖居尊而先祖祔食者兩旁稍降皆南向配享者以德與爵與功論東西向次則別祭於樹風堂又有錫類堂者以及族眾是雖非禮之常經然亦可謂厚而別矣或謂如是則貴賤無等是不然天子諸侯皆各爲一廟故五廟七廟貴之中亦有其等士庶人設位合食於一堂未嘗僭廟制也或又謂天子諸侯親盡則祧何有於士庶人夫天

子諸侯皆有祧廟有祭而士庶人遷主旣埋若不復設位以祭則與棄祖而絕世者同矣榱棟之制俎豆之數獻裸之文皆足以明等威防僭越而顧必禁人之祭其先祖乎禧故以任氏爲無背於禮也任氏宗法有八一日宗子以主裸獻二曰宗長以定名分三曰宗正以總綱維四曰宗相以揆禮義五曰宗直以資風議六曰宗史以掌簿版七曰宗保以筦錢穀八曰宗幹以充幹辦而養老卹孤獎節勸善勸學勸農助姪助喪濟荒扶患賑貧其法將次第舉焉是舉也源祥殫厥心力慎終思復上稟於長下詢於兄弟子孫乃克有成舉數百年之曠缺而允瀋憬尙友葆雄繩隗繩延西邑有勞績甚大法皆得書其他義輸者別有目銘之碑陰焉嗚呼

世之人不知尊祖敬宗而宗法之亡也久矣人心風俗之邪正天下治亂莫不起於門內故宗法不立小學不興而欲人材眾多天下長治亡有也誠能舉任氏法風之天下天下其將庶幾則豈惟一姓之幸任氏子孫世世念之哉

重興延陵書院記

魏 禧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縣季子祠廟最多舊志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考蓋其廢而不興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風教爲已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發祥嚮產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之廢址創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夫士講學其中未

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
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道學者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周
伯忱先生至明孫文介張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墜者數十年
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彬彬乎道德之
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於某歲月落
成於某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興邵費協圖之禧來客茲土得
交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禧爲不文命爲記勒諸石禧固謝不獲
于是拜手而言曰昔孔聖以學之不講爲吾憂而兌之大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自宋之小人以僞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禧嘗
以謂講學之人有不盡出于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斷未有不

出於小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
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
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
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朋黨之說千古一轍世愈降
而趨愈下嗚呼不有君子其流既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而同
歸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
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
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此非彼始
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己之偏
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曉曉然曰吾講

聖人之學者也是何異於之楚而北其轍手格父母而口誦孝經哉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于是也夫正其身以率物虛其心以受人將天下之伎求自消況一堂之上乎禧庸劣于講學之堂不足供冀除之役今因諸君子之請而妄述所聞于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辭道聽塗說之罪或庶幾備矇眊之箴頌云爾是爲記

續修譙樓記

鄭重

門之上爲樓以望曰譙蓋古者以眺遠明微觀氛察祥民事之所關也故制至於今不易靖有譙樓於茲舊矣上棲鼓角以謹宵晨下肅門鎗以稽出入旁闢牕牖以廣瞭望法至善也康熙二年重

承乏茲邑適值歲久傾圯無以辨時正事爰割俸薪之餘以議修葺凡楹棟榱桷之朽敗者易之瓦甃欄檻之摧缺者整之丹碧粉堊之漫漶頽剝者圻之飾之匝一月而功告竣歸如穹如可瞻可仰重登樓而躊躇四望殷然內念曰斯樓以內爲邑令在公之所而自茲以外則皆吾民樂業之地也民之樂業與否視令之賢與不肖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人之過是樓而瞻者瞻樓也乎哉瞻令耳令有可瞻而不失其所以瞻乃爾其貴也且樓豈獨以時眺望而已哉高明洞達之際政暇而登覽焉或者可以觀察斯民之勞逸而爲之所也挈壺有職更卒有次其有沈酣昏惰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者將無發深省乎計自有此樓以來其爲令者不知

凡幾人矣顧孰是撫我而騰頌者孰是虐我而叢怨者斯民之直道當自有不可誣也後人之議今庸詎知不如今人之議昔乎吾願繼重而登此樓者無忘重今日之念也庶乎不失其可瞻者哉
康熙七年秋月富沙鄭重記

芙蓉湖記

任源祥

出毘陵東可二十里塘行折而北可十里港行抵黃山橋橋以西鄉民市焉魚蟹最聚處望可十里許曰黃山江陰分焉比橋乃折而稍東土人曰此古芙蓉湖也余觀絕水處與閘等內水下平三尺許旱則稍涸以灌田潦則四升其水乃聚族而桔槔焉沿山竝高田若涇湖而固之其邊水者樹而圩之若屏其上可聚焉考志

永樂中某某親募建議凡費工役若干糧若干所得肥田若干頃後稍稍圮周文襄公葺而固之溝塍縱橫村烟繹絡無貧家亦無豪族外人入其中水陸皆不達其中舟小於葉遇埧則兩人舉之其水阻亦無常渡招而應者類此舟也舍外舟可八九里去黃山橋十里達史子遵儼居所曰蘭港港以西一里曰龍潭居稍盛港以東三里得芙蓉湖舊蹟可數十頃古湖心也土人私之以名港以北直黃山見舜過山西北五里許見採菱橋湖凡五十里三邑旱潦如左右手同舟之勢然也西戍間獨不被亂人業相若舟梁不通居民以來無盜賊焉史子避地自甲申始所稅屋三間所攜妻子數人殘書數卷日不得再食吟咏不輟所與遊並不識城縣

及有所聞惟機聲晝夜不絕所見捕魚具甚奇且備遂得與世絕矣此中故不麥涉冬乃漁或潦則魚布以生稍有桃李桑竹及芙蓉諸草最盛者楊柳蓮花所在村及水二者常相依也其先後各異種涉五月至七八月閒熏心扇目五十里皆荷蕖也此時香不絕於聲矣余旣兩至其地一仲冬觀徒手捕魚一季夏餌蓮實

警齋記

任源祥

學文堂之東有精舍二間南向一施欄楯一憲櫺題曰警齋陳子讀書之奧區也前有斗室以課子其中壘石爲假山逶迤岬嶸植梅樹下有石池曲折相灌輸畜魚數十頭東南一峰最高命爲小豔額余偕魏伯子叔子暨古迂遊息其間與陳子論詩古文時有

所警發警之義與惕異白警曰惕有所觸而警焉曰警然不能警
者雖有所觸無益隨觸而自警則觀於山而思止觀水而思有本
之學觀卉木榮瘁而知大道之顯仁藏用觀魚遊於水而不見水
知幽明之故昔朱子教人靜坐讀書曰各半靜坐以爲惕讀書以
爲警警與惕相資無二義也夫警莫善於讀書又莫善於朋友陳
子少年高第有盛名而好學問不倦非有得於警者孰能如是讀
書警則以畜其德作文警則以立其誠朋友警則信事親警則孝
居官警則忠陳子以是名齋其志蓋遠且大矣

龍池山記

任源祥

龍池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山高五里南巖曰白雲巖壁立數百仞

一望皆石其石皆白取徑峯腰僅可置足最窄處則架閣以度名曰憑虛從之西轉而南望震澤波濤悉在足下當寐晦時見日所從出世人以爲大觀稍西有巖曰伏虎巖宋禪師一元初入山夜至此瞑目而坐侵晨見一白虎黑紋伏於前甚馴擾遂卓錫巖西則不可得徑矣循憑虛閣還傍有房三楹俗稱上庵中塑大士西一楹爲靜室非絕烟火斷滋味苦修真鍊者不能居也出靜室而西繞峯而上不數十武登其頂石築一基高二尺餘四圍幾無隙地此深陽史少卿際所築欲亭其上而功不竟也直亭基而下五尺許有一池圍可二丈歲旱不竭道人遊客悉取給焉蜥蜴出沒其中人或捕之下山中途輒亡去旱而請之以禱未有不驗循舊

徑而下有分賓亭亭之南雖暑而涼亭之北雖冬特溫咫尺間涼
煥頓異下此數武則爲中庵平坦可四十畝左右有二池亦多蜥
蜴石池時竭說者以爲人所鑿也上池與左池皆爲龍池山之所
由得名也舊有庵久廢曲折而下三里以羨是爲下庵卽禹門禪
院明萬厯間庵垂廢正傳禪師與唐太常鶴徵協力新之山之北
麓有陳公祠詳後

藏眞閣記

曹禾

予叔蘅皋先生以藏眞名其閣命余爲記余因請所以命名之意
予叔曰吾之少也汝父宦京師無家門累未與世接吾之長也遭
亂離不及爲世用今吾雖未老視當世漠然也蓋將冥心息機而

棲於是焉吾昔嘗讀溪堂公之詩玩而愛之其園以藏真爲名溪堂故工書所書藏真園雜咏今爲吾有其言皆老農老圃之事遊仙方外之旨吾不敢上擬於古人而竊比於先之逸老不亦可乎余歎曰旨哉叔之名聞也天之與人無弗全也自與世接而情識嗜好往來迎距動於中皆足戕吾之真至於通都大邑商賈仕宦所雜處精神意向專於應物均非其自然而淳樸之質鮮有不漓者矣於是養道之士往往巖棲谷處離世以爲高惟恐爲俗情之所撓與世塵之所累蓋兢兢焉欲以求全其自然者而達者笑之以爲人苟抱道無營雖列百貨處廊廟紛華靡麗日當吾前我有以自主不爲之役亦安有傷吾真者哉不然卽離羣索居而念慮

紛馳其喪失也必多然潛修立德之士恒遯世以無悶下至窮鄉
僻壤每因與世隔遠不至隨俗爲浮沈人固不可持一說以笑彼
也昔人稱幽居之勝爲城市山林然此但言其境未言其心也予
叔居城市中得山林之致將焉往不然豈徒命其名焉已乎夫溪
堂公抱才不偶退而灌園研精載籍時時見於詩歌今予叔居潛
隱約種樹讀書陶然忘老其樂而自得於內固有同於溪堂者至
於因其時之不遇遂獲離俗自安以全其真此又予叔之微意而
不言者也余也方奔走四方將爲祿仕世俗困人所以潛吾真而
媿先世者多矣回想予叔蕭然暇日宴坐閣中目校圖史手錄異
書爐香拂人瓶花欲笑兀然悠然不自知其身之在人境也所稱

遜世無悶者詎不然歟

來悅樓記

曹禾

吏於一方壤地數百里比古大國諸侯凡一邑興廢無所不當爲或短於吏術於職業實有闕而靡暇其他惟賢而才者能以餘力表飾治平士大夫掄揚誦述之蓋僅見也梁溪寶東南壯縣地湫賦重人稠俗靡舟車接跡主客雜處冠蓋繹騷河澣而羽書旁午於途長吏送迎畢催科逋額不遑往往至於受過官茲土者視其地若仇讐草率竟局旦夕受代以去一切民生利病槩置勿問而其廢墜之尤者亦略焉不舉三韓吳公下車初載悉舉境內就整齊府無留贖政無餘積天子以公爲賢優詔內擢此邦之民號呼

乞留得遂所請公更治益勤勞來多裕於是修澤宮煥坊表而麗
譙頽圯日久上雨旁風幾於毀廢朝日視事民無以觀公乃庀材
鳩工整新革腐修楹曲廡若堂若皇崇如翼如煥如費出祿俸民
不知勞落成之日庶民歡欣鼓舞長老歎息以爲數百年僅見之
事公因名之曰來悅之樓鄉之士大夫多爲歌詩以鳴其盛內翁
方伯薛公貽書於余曰子爲記之余惟周禮設司閭之官立表刻
漏以警昏旦茲樓之設所以示勤政也自吏治不修百職多曠視
一樓之成毀誠無與焉且梁溪東南孔道也俗旣浮靡好爭而行
旅往來無虛日爲治者固宜其不暇悉索敝賦辦歲課不足又益
以舟車水陸之供億不惟不暇而力有不能然則茲樓之成也可

以觀政矣人多傳舍其官積玩之極至於廢弛以在廷簡擢之臣
不鄙其民而事有餘暇大工以成旣勤且敏此其所以難也章程
所急不在閭閻康俗阜財者無爵秩之益今大工大役無煩民間
而巨觀興復此其所以尤難也至於斯樓遊覽之美山川之勝舉
不足述所可述者公勤政之心與公政成而多暇也使當世牧伯
之長盡能如公天下安有難爲之地難處之事哉樓成於康熙丙
午工費若干吳公名興祥爲治好古教化四民樂業循其名思其
實固於是乎在

重修江陰縣督學察院記

曹永

學院較士之地也督學使者奉

天子命領一方人文風教之責職清而品貴其居處崇閣邃密繚以周垣重門設棘人語不得通多士起田間橐筆就試仰瞻巍峩如在天際心企目搖欲一出其間以遊於上國者莫不刻勵於文行以希一日之名蓋重其地所以重士而鼓舞作興之非止爲學使者之養尊處優而已江陰之學院始於明之神廟癸丑堂皇廊廡樓臺亭沼之美江以南爲公署者莫甲焉 本朝崇儒右文凡學臣所需悉倚辦州縣吏而額編其賦其供張之美且厚舊矣居是職者其亦足樂哉自兵興以來一切裁以助餉學使舟車供億下至胥役廩給咸捐資自辦而較士之院頽垣破瓦反不若傳舍之完安嗟乎今之學使爲獨難也然予有感焉田夫牧豎多財得

官仕者不必士蒞學宮者無幾也閭閻之間以讀書識字爲諱藉非操文柄者用愛養之實行化導之權振作其詩書之氣使羣然樂趣文學數年而後風尚習俗其可同乎嗟乎今之居是職者其事誠難而其責尤重也富陽邵公以文學致高第聲華奕奕出於公卿自邵官奉

命督江南學政試士大江南北翕然稱爲公且明事竣必進多士而教之牖掖獎勸甚至而士氣爲之一振先是有京使巡行郡縣採訪楠木學院之棟梁適應其選今年八月邵符下曰毀其宇貢其材講堂鞠爲馬肆不問也公當按臨吾郡而茲地已不可試士於是捐廉俸擇謹厚吏庀材鳩工以整新之邑令何君亦拮据者

助於其後不閱月工成毀者完腐者治蓋自裁減俸廩以來於今始還舊觀也邑之紳士無不咤爲盛舉相聚而頌公之德予以爲公賢者也賢者舉事非苟焉而已公不貪於財不惕於勢不慕於名豈其謀一日之安而無憚於費蓋此地之係觀瞻者久矣今日之士氣日衰士風日下苟見試院之頽廢也益以信爲學之無用而怠棄其業公之爲此所以倡率鼓導之而作其氣也議者乃以四方多事不暇於興起文教及至大定之後始以禮樂教化爲務而人心已壞風俗已漓欲使之一歸於善不可得矣公之愛養斯士無往不至其有功於綱常名教爲甚鉅而於國家非小補不可以無紀也公名嘉字瞻兩順治乙未進士浙之富陽人何君名且

純順治甲午舉人浙之錢塘人勒石紀功者進士舉人歲貢生某某與予皆江陰人康熙十六年丁巳九月十一日記

永定興書院記

曹禾

江陰古暨陽邑也江山秀美風氣盤互郭景純因以攜家來居則地勢之勝可知矣歷唐至宋人文益盛紹興隆興之間甲魁接翼冠於江南兩浙此江陰盛事載於邑乘可考而見者也其城後枕君阜前瞰馬鞍東南諸山屏帶拱揖或起或伏如環如玦占山形之勝長江浩淼經流其北邑中水派皆吸引江潮閘堰啟閉得其要領故紆流迴抱經帶有情此其得水之利也經始於劉文成綜理於夏蒸靖與周文襄地無遺勝故勝國之初民殷物阜文風甲

第爲四邑冠二百年來法弛民怠水利不講諸港堙塞古人遺制
什失其九寔至崇禎末季驟開水埧江湖北來激射如箭乍盈乍
涸衝突異常青島家謂此爲元武水不特病民抑且病吏已而劫
灰徧邑占者之言始驗先戶部每譚及茲役當倡始興復不果康
熙改元於潛霜崖何公來治此邦下車之始問民疾苦周覽城郭
山川熟悉利害便毅然欲復舊觀會政事伊始未暇也於三年之
春募民填塞不閱月埧成廣若干丈袤若干丈費若干工於四年
之冬公慮壩成復毀圖建庵於上以永其業余亦稍佐末議鳩工
度材庶民子來前爲山門若干楹中爲殿若干楹後爲殿若干楹
皆公捐廉俸成之最後爲閣若干楹乃士民樂助以成者閣下安

公生位奉香火固出於紳衿父老報公大造此邦之心亦所以明茲菴建刹之始也先是乙卯之春公捐俸浚治內外城濠秋闈南北舉於鄉者四人余遂得由胄監登賢書成進士則人文風水之說公之洞鑒已信於前事矣今茲埧功落成公得內召擢禮曹主客司極清華之選而二尹芳威馬公同時擢爲建陽令則埧之役復利於官茲土者矣昔范希文知饒州見饒土人文寥落爲相山水形勢移學宮對瞰文筆一峯已而彭公汝礪遂大魁天下希文亦由潤洲轉越州內擢登政府饒人祠公者迄於百年未絕何公德於吾鄉大庇斯士使有汝礪其人者出焉則公旣以功名顯吾鄉之祠公者不且與希文比隆哉

客山記

錢肅潤

毛子子霞別字客山山以客稱別乎主也然則山無主乎曰有子霞生於吳長於吳吳中之山皆主也吳中有山不能爲子霞主子霞亦不樂爲之主於是乃以客山稱或曰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何客爲曰天地遺廬也古今傳舍也人生逆旅也何獨於山不然子霞嘗遊越矣越山客也嘗遊閩矣閩山客也嘗遊粵矣粵山客也又嘗遊晉豫燕趙齊秦間無往非山亦無往非客而於楚猶低徊留之不能去始築霞寄亭於襄陽爲鹿門客繼築聽雪樓於郢中爲蘭臺客及後遊於三湘七澤黃鶴晴川以至大別俯瞰一切風景絕異喟然歎曰樂哉是山吾終客於此矣乃於山之南自

爲壽藏而題之曰萬里青山又於其前築一坏亭與二三友朋飲
酒賦詩其中噫非大別山惡能有此客哉夫人之爲客難矣易之
旅以言客也初爲瑣瑣三爲焚次四雖得資斧而心不快上則烏
焚巢而先笑後咷其爲卽次懷資而得童僕之貞射雉矢亡終獲
譽命之來者有幾哉至於諸侯寄寓他國謂之寓公寓亦客也禮
諸侯不臣寓公客重矣然以讀式微旄邱之詩猶不能無痛心焉
客其能久乎子霞之爲客何壯也當其拜樂令歷儀曹爲客卿追
夫放浪雲水行遊物外爲客星或入大將軍之幕稱揖客或詣宰
府之門題釣鰲客足跡所至候人郊迎公卿擁簪爲鄭莊之置驛
爲陳遵之投轄斯其爲客也豈猶夫人之客也哉山靈有知能不

爲之歌戾止咏信宿乎予亦吳客也遊楚者再矣而此間之山不
我留山負我耶我負山耶若子霞之詩之文之大書之篆刻皆足
不朽茲山者故客若爲山留山亦爲客重山傳客傳客山惡得不
傳作客山記

無錫縣譙樓記

黃興堅

自古名勝之地往往有賢守牧作游觀於其所相與賓客僚友燕
閒爲樂而士之有文章者載筆以書之於是乎有記余謂地之名
勝者其山川雲物常在人耳目間歷千百年不少變無庸記若止
書其游觀之美與夫締構之始末而蔽其賢能與政事之實又可
以不記脫記之亦末矣我無錫縣治歲久傾圯自三韓吳公蒞茲

土三載報最因以其時次第修葺而譙樓之不庀飭者三百年所
矣公於是周覽太息獨費鳩鵲故址而載建之樓旣成翼翼然
輪奐巍壯爲江南麗譙之首而顏曰來悅夫悅與來非三代之治
有以大服乎民心無以敘此昔者葉小邑夫子告以近者悅遠者
來其亦以守牧之於民致治亦若此無錫濱湖而處易於稼穡民
皆操力務本而地曠物夥凌露間作故其人亦易疑而難服惟公
慈以信恕以斷寬大以果毅其扶微芒辨毫末世之所不及而退
歛於不用噢咻拊恤加意懇懇不率者法以督之復不竟其法故
法具而民不傷今天下事叢條密爲守牧者勢不能跡弛以爲治
而礪而張之又懼其鉤距析亂失其章程不可以審畫如公者除

破觚之姦去束溼之弊稍稍寓法於民民卒以大服揆之曩者來
悅之言固有曠代而同軌者公之名斯樓也世亦可以顧若名而
思所以爲治矣乎公旣以治邑爲三吳最余熟識公知其賢能而
舉其略以著之如此若慧山雲起樓亦公所建也記者旣多矣余
謂當先次其公所以信於民與余所以信於公者故雲起者余所
樂遊也而略而不敢載以全我悅來之說焉七月二十日

錫山華氏保墨閣記

黃與堅

余觀夫世之好書畫者夥矣惟好也什襲以祕之深榮高屋以屬
鏤之鰓鰓焉懼其藏之不固也而或謂人所恃以長存者先道德
次文章斯二者貽傳不可以世計若書與畫雖其藏之久不數百

年而盡矣人顧舍其己之長存獨營營於物之早壞不幾於不智
矣乎噫人之所好紛馳雜還何可勝窮若寓於斯二者可謂善矣
而或且議之亦以所好者其尙徇於私無與乎人源本之大也錫
山華氏始南齊孝子寶暨元末靖孝孝通諸先生率以孝稱靖孝
之母曰貞節時有貞節堂詩文卷後人以貯粹墨軒吳文定公匏
庵記其事已而卷歸學士鴻山公今復與三省公詩卷歸華守固
先生於是先生爲閣以藏之顏曰保墨以告余屬爲記余歎曰孝
之澤遠矣凡先世之遺墨其傳於子孫者久而漫漶類多亡失至
於僅存一二其尙可以垂後人況如是之備美乎余惟天下之能
蓄此者少矣其數世而存焉者抑又眇矣以華氏綿延奕世世不

乏人而卷之得失不能更僕數至先生而始雜致之銅留之凡世之有形者成毀得喪不可以久恃惟忠孝節義常以其無形者歷千百世而無敝大抵然也由此推之若守固謹守曩德無少廢墜其孝思之遠大微二者度可以永傳而或者徒詡詡其累世之藏亦固矣閣在無錫之鵲湖余不暇登而知其略也書之如此

錫山秦氏寄暢園記

黃與堅

戊申五月顧吏部松交招余集家園坐未畢顧余而言曰余無以爲園若梁溪秦氏園非所能及也園有古木數百株若仰若覆堂榭之側昂然聳特而蒼翠蕭鬱者皆幾百年物也引慧山之水匯爲池破爲澗晝夜滴滴然潈洄瀉瀉於檐楹之下者歷寒暑不竭

也噫此豈人力也哉余聞之蹶然而歎然余之不至梁溪也十有餘年意以爲斯園也或松交響之過未必其果如是也七月便道梁溪少憩焉始游於所謂寄暢園者卽而觀之信然復歎曰噫斯園之至於今而益著也難矣哉昔鄒愚谷先生爲園於慧山也以山之山爲其山山之水爲其水重樓複榭叢臺曲館彌亘於九龍山之足瘁而舉之莫能其勝也不三世而割裂剖析屬於他姓其僅存者則又傾圯頽廢悉蕩爲寒煙蔓草不可復識矣獨是秦氏園者創自端敏公山中丞迄今數世無少廢今復得對巖太史緝而新之如是其可觀也夫盛衰成壞物理之常宜無足恃者而得人以守之則若有其可信焉人之所以貴於有賢子孫也子孫而

賢矣雖世之重於園非園之可必者且能悉致之而何有於園哉園不足道也

池上草堂記

黃與堅

人之有取乎水者以其德之似君子而以爲可樂也泓泓然澄以澈物之臨之者畢照焉類夫清以辨者浩浩然沈洋以灝演物之投之者美醜無別焉類夫寬以容者汨汨然去盈就卑於物無所競而物莫與之爭類夫學道而達於其養者若其凝凝然水所匯積而謂之池也者是水也無所謂歆薄之觀洶湧之勢與夫蜿蜒不可名之狀又水之靜者也吁水之德如此而人之取乎水也其亦思所以似之無徒以爲美觀矣乎如我梁溪秦吉生先生沖其

若挹也汨其若虛也穆其若汶汶以自愚而澹於古處也余深思
其人無以似之亦似之以水而已矣先生居城東曰水蕩今爲池
池止六七畝水深不可測城中無浩瀚若此池者循池左右爲隄
爲陂爲亭與閣皆取勝於此水舊有堂前後各三楹吉生日以詩
酒徜徉其中堂以外舉徑之蒙叢廊之圯壓與草木之蔓延翳塞
不問也一日者余與先生飲池上適風雨颯至垂楊綠波姿態不
齊爲之玩賞彌日已而暮霽得月俯仰之間烟靄空濛水光蕩滌
又悠然其有會於心也余樂而忘歸先生舉觴屬余乞爲之記余
惟水之可樂者在乎得其意而已矣儻魚之樂於水以其不知爲
水也人之德旣與相似復與相忘適然以樂之而亦如儻魚者之

樂不知其爲水此莊與惠所以樂於濠濮之上也若以是爲可樂而必物物焉決其脉瀆其流曲折其淵濇且爲之壘土石以遏其勢築臺館以潔其波是將役於水而矻矻以終歲君子之樂於水也豈若是哉惟吉生之樂異於此余故取而書之以見夫天下之適然者偶遇之皆可以深相得而君子之取乎水者又不獨其水也

韓園老梅記

黃與堅

江陰韓氏園相傳二百餘畝自宋仲十公迄南陽二守念源公垂五百年栽梅以幾千計其老梅至有二百餘年者甲午念源之子旨三變公招余集於此見其庭中二株尤奇絕枝幹皆鐵色上下

盤曲尋丈許相其形似如巖石之縱橫一無常態如虬龍之夭矯
牙爪鱗鬣兀兀然一無所拘束誠哉其可觀也時余始而駭繼而
喜徘徊樹下不忍去嗣此十餘年余經行南北所見老梅亦夥矣
卒無奇若此固者癸丑夏五月復過而問之前此旨三已卽世其
庭中老梅亦於是年死吁人之重於草木也甚矣人且脩短不自
保況梅乎且夫梅之老也不知蟠根託蔕始於何時尙忽焉以凋
落何有於人之無常者雖然人不可與草木同腐朽若所謂老梅
者惟其質之奇爲余所親覩故得而言之否亦徒顛仆於溝壑委
棄於斧斤耳顧人之於草木也何如其亦於百年之內思所以不
朽者其可乎變公以余之惜之也請爲老梅記書此以告之

重修贊政廳記

白啟秀

贊政廳者靖江丞署佐令出治而坐以聽政之堂也靖自設縣以來近二百年計坐是廳者蓋已多人其官之升沈人之賢否事之得失皆已不轉瞬而與時偕去而此廳長存此廳存而上之翌佐乎令次之協濟乎尉以布德敷惠於吾民者固不與其官其人其事而俱去也而世之居是職者不曰丞之位卑不足以有爲則曰丞之權輕不能以有爲是以往往傳舍目之當其驅車而屈之時卽已懷一脂牽遄征之念居恒鬱鬱不樂而不暇有所建豎夫士君子旣出而任天下之事則何地不可以自效而必曰是嗛嗛者吾有所不屑是薄視其官也夫薄視其官者必薄視其身爲丞而

至於薄視其身則一切所爲未有不於苟且遷就塗飾目前之計者然則國家之設是職豈真以此廳爲郵亭遞驛而以一丞爲過客也哉啟秀不敏承乏茲土愧無長才遠馭不能裨補於時以負國家設官分職之意而幸值閩中鄭侯來爲令鄭侯名進士勤於政治孳孳不怠舉凡邑中大利大弊大興建大創造蚤夜竭蹶不啻自圖其身與家每事諮諏謀詢而啟秀因得以效其區區步後塵而獲底有成績乃自顧分署一廳頽然歛仄不甞且漸就傾圯因謀於紳衿耆庶而修治之非懷安也顧事有不容緩者夫人之處家也門垣堂奧之弗飾雖一日二日其心戚戚不甞必求整理完好而後快獨於官舍廨宇則以爲或往或來之所聽其成毀

而置之不問以爲非我所久處也此其人尙可望之以忘身爲國
出力爲民而爲一方所倚賴也哉啟秀佐理於茲已逾五年非不
知向後之居此者無幾而顧急急於營度者誠欲俾後之來者安
乎其身敬乎其事則庶幾乎不以傳舍視官不以過客視身而所
以翊佐乎令協濟乎尉以布德敷惠於吾民者不至於苟且遷就
將見繼啟秀而坐是廳者之皆忘身爲國出力爲民以大有所建
暨而造福於茲邑以增此廳之光而決不若啟秀之碌碌無所短
長徒負此位焉耳是役也力則借吾民而與以傭物則取諸市而
給以直皆出自俸薪之節省而絲毫未敢擾於民通計爲費若干
緒康熙五年月日記

七十二峯記

陳玉璣

震澤一名具區又名五湖吳越人稱之則惟曰太湖廣三萬六千頃其中山之可紀者七十有二而皆以峯名馬跡者相傳秦始皇帝登此厭勝神馬踐石成跡因得名事雖無考然其跡猶有存者馬跡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是又西曰魚息磯又東曰錢堆曰米貯曰小磯獨山與錫山似連而斷舟行適在其間望之如有二鼻宿者東鳴西鳴自獨山而稍南者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差小者小椒杜圻此十三峯者高不數仞以浮於湖水之面皆得名峯張勃吳錄云五湖周五百里卽所云范蠡乘舟出五湖也五湖一曰菱二曰莫三曰游四曰貢五曰胥五湖之中惟貢有

山二而山卽以名曰大貢小貢與馬跡遙峙而可見者東西兩洞庭爲七十二峰之冠西洞庭村居綦布人善種植花果果熟易米自給當三春花發上下如錯繡角里先生者曾居此至今有山呼角頭遊人過之皆低徊不忍去東洞庭與西洞庭並立距湖十里許明文恪王公鑿家焉其餘無足稱者西洞庭之東有鼇有禹期鼇與洞庭接趾獨禹期索不可得俗有呼搦者立禹廟意其是乎北若橫若陰若葉餘若長沙若衝若漫數峯高亦不數仞而亦以峯名更北則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有若兩鳥鼓翼飛而且止者曰南鳥曰北鳥有兩山南北對而不可見見卽有大風迅雷疾作者曰大雷曰小雷有出沒橫山之東者曰千曰

紹曰噲浮有傳夫差置男女二獄于其地者曰東獄曰西獄有若橫琴彈者曰琴又有傳夫差設粥餉囚處者曰粥有產竹者曰大竹曰小竹有若物浮水面拾之可得者曰長浮曰癩頭浮曰殿前浮有若鼃者曰鼃有若杵者曰杵有若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姑有若柱者曰玉柱稍却爲金庭爲峽爲厯耳爲筆格皆首銳而末歧者稍却又爲石蛇石公石駝一若熊羆驤首視一若老人拄杖行一若駝馬倒飲於湖者稍却又爲鼃爲小鼃若與鼃龜對面以類聚者稍却又爲青若螺者稍却又爲鶯藍若隱現於二鼃之間者凡四十有二峯馬跡兩洞庭而外其餘諸峯皆少人居獨西洞庭之橫陰蘂餘長沙衡漫六峯與東洞庭之西南山武餘厥澤

三山五峯有居人數十家或百家少或數家雞犬之聲隱隱達於
洞庭此外諸峯又爲荒烟蔓草人跡不經之地者爲箭爲三舍浮
爲芋浮爲白浮爲簪帽爲猶鼠爲石碑凡十有二峯丙午春余從
馬跡放艇湖閒七十二峯之過吾口者厯厯皆可數從故老悉其
名因援筆爲記

王文恪公記略卓絕千古後人不必更作第文恪所述山名地
勢多有譌者予往還湖中月餘以所目覩詢之故老人人無異
詞因復爲此記不復顧黃鶴樓笑人也

卓錫泉記

陳玉璣

宜興南岳山有泉名卓錫據釋氏云昔有伏虎禪師者至此山結

茅爲庵視其旁址石罅而土穴以杖導之泉淥然出飲之而甘久之其徒爲亭三楹於泉之上因以卓錫名泉而書於亭亭旁大樹一株懸崖生圍十數抱根盤曲石壁怒突天矯不可以狀相傳禪師導泉後以杖剗土中生枝葉他枝葉無似者不名何樹因亦稱卓錫樹云亭勢因山高下似欹似缺若垤若穴無構櫨戶檻之設石之巽然錯者四五環以短垣俾游者可坐而休若人之置之然南山故產茶處與洞山連絡洞山有峽名界產尤佳今所名界茶是也二山茶又並稱陽羨歲貢於朝南山旣得泉凡洞山人每產茶日輒攜就泉烹之與南山種茶人相角勝泉深尺許圍四之清冽如鏡俯見石齒斷斷然其上嘉木美箭婆娑偃仰早暮不知

日出沒時與雲氣相盪摩縈青繚白異態百出忽有聲從嶺起仰視松鼠十百羣落樹下驚竄觸人衣履釋氏又云伏虎禪師導泉後卽有物在泉間時隱時見識者以爲龍種也名蜥蜴成旱守者峨冠朱衣肅拜於亭具道所以乞雨狀而所爲蜥蜴者洋洋灑灑昂頭掉尾出於泉間因命取而盛之器祀之於壇雨遂集至今爲伏虎徒者皆誇其師功戊申十月子與友遊南山至斯亭尤徘徊他日產茶時子雖道遠必當更至酌泉而烹之

擬建六忠祠記

陳玉璫

予嘗白當事欲就忠義祠旁特建一祠祀故明金忠潔王節愍劉忠毅三先生而議寢退而思三先生死國天下莫不仰之如日星

河嶽後日必有成吾志者若其人姓氏素不著於鄉里其官甚卑其死事實不可泯於今已漸就湮沒後世誰有知之者爲可深悲予聞諸故老考之家乘急表而出之凡六人王孟超天啟間武進士爲洞庭都司僉書崇禎十五年三月平江寇甘明陽等侵岳州諸將畏縮不敢進先中丞檄孟超往孟超奮身轉戰斬賊首數十級被執大罵賊殺之懸其頭於樹猶怒目張口作罵賊狀而同時有王希韓者管江陰營守備生而好酒調安慶道史可法標下先鋒命入英山勦賊殺賊不可勝數賊誘深入希韓力不能支仰天嘆曰安得斗酒助吾乎復大戰斬數賊死薛應玠崇禎間以太學生除陝西隴州同知流寇萬騎突犯應玠率兵民嬰守百餘日食

盡城遂陷有降賊王吏目說應玘應玘大罵賊怒亂刃殺之應玘之族人薛自昌世襲鎮江衛百戶巡撫張國維委署永生洲守備流寇猝至陰山自昌與總兵程龍戰不克軍覆賊憾自昌驍勇多殺傷殺之而焚其屍崇禎末廣東沿海多寇警徐玉相者由武科選廣東衛守備年少慷慨單騎赴粵旣至與寇相持三晝夜素善射發必命中矢盡援絕身被數十創乃死薛聞禮以吏員授黃陂縣尉歲歉漕逋民無以應聞禮往漢口貸千金謂逋者曰歲稔當償賊至聞其名欲官之挾之去日暮亡歸率眾誅僞令賊復至執之罵不絕口遂見殺嗚呼吾邑以節稱者金王劉三先生外復有此六君子舍生取義凜凜然並三先生以成名予修邑乘旣各爲

立傳復思台祠以祀俾血食於同堂乃子孫旣不能振而吾黨又乏好義者爲之遂使忠臣義士之魂無所依歸於并里豈非鄉人之過哉予預爲文以記用自愧而深有望焉康熙乙卯二月朔日

重修陳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陳玉璣

清興以來詔天下凡明勳死難諸臣之祀於鄉者仍與致祭於是常州陳少保節愍公祠春秋二祭得至今不廢公仕永樂朝值交趾黎利構逆朝廷興師問罪命公將兵三萬以佐總戎未幾就俘交趾以平踰年餘寇復亂仍命公佐英國公張輔討之擒渠魁簡定以歸踰年復命公往撫不一載蠻俗大變公遂還京上嘉其功擢兵部尚書踰年復命公以兵部尚書兼交趾布按二使司事鎮

其地會宦者馬騏暴斂其民黎利復叛公復佐成山侯王通率師
進剿屢陳方略謂宜駐兵石室以觀賊勢通不可倉卒迎敵與戰
不利通走公獨躍馬突入賊陣身被數創無怖色力戰墜馬賊執
之公瞋目叱曰吾受朝廷厚恩報國正在今日豈肯偷生忍恥復
持戈殺數賊自絕吭以死宣宗聞之製文諭祭謚公節愍先是公
無專祀祀公邑之鄉賢祠嘉靖六年南畿巡撫陳公鳳梧疏請允
之賜額忠節郡守奉詔得社學廢址立祠吳季子文信國二祠之
旁以祀公嗚呼當口賜謚立祠之意暨我

朝崇祀之心豈非欲褒有功之臣使人觀感奮興以忠孝相砥礪
故今日

朝廷聲教所及滇黔次第削平而交趾畏威懷德稱臣奉貢不懈孰非諸臣以忠孝相砥礪卒能建威消萌至是哉公兄弟三人伯浚累徵不仕賜號真趣居士仲濟仕春坊贊善贊善公附公祠左室以祭年代久遠棟樑撓折玉璫課族人之稍有力者共出貲修葺之非欲侈觀不敢使國家盛典或至傾圯而湮沒工旣訖功族人命玉璫記之以永其傳嗟乎凡我族人至今日猶得握拜於茲隨有司之後春秋致祭弗諼非以我公之遺烈赫赫天壤豈遂能沐

聖代優崇之盛典而可或忘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我族人思所以毋負我公以忠孝相砥礪世世寧敢欺哉信不可以不

記時康熙五年八月某日

重修馬跡山劉龍圖祠碑記

陳玉璫

昔聖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以報功
非是爲瀆倫奸度君子無取焉而予鄉之人尤素重禮義不惑於
鬼神故環山之地無淫祠卽佛老之宮一二存者皆唐宋時故物
日就圯壞亦未嘗肯竭財力增修之獨於忠臣義士之祠風昔有
功德吾土者則歲歲血食靡懈其棟楹梁桷輒瓦之屬稍致撓折
破缺又必葺治以爲常噫馬跡固襄鄉也豈好爲是以瀆民財哉
亦迫於其中不能白已也里故有劉龍圖祠祀宋龍圖待制劉公
晏按史公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宣和四年帥兵歸宋建炎

間寇犯常州太守請援於公公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保馬跡
山以捍寇寇至公又出奇迎戰大破之降其眾千五百人而追潰
黨賊方等於宣城方圍宣城急公又出奇方大驚却走公欲生致
方單騎追之遂遇害事聞詔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祠死
所歲時祀之嗟乎具區東南巨浸自古用兵之地也傳載夫差敗
越於夫椒數千百年後龍圖又奮武其間今日之陂陀水渚皆昔
之連艦糜艦斬將擐旗處也雖已灰飛煙燼而驚濤駭浪之聲若
與劍槊相摩者其靈爽不至今猶在耶又考公嘗從劉正彥擊丁
進於淮西進不戰而降及正彥反公謂部從曰吾豈從逆者以眾
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於浦城公設疑兵浦山之陽正彥

就擒蓋宋至是時而敝極矣文臣以理學相矜旣無裨國事武臣偷生惜死巽懦無能平時意氣自豪謂富貴可坐致一旦臨敵烏驚獸竄其毅然以身許國者指不數屈又或中於姦人不克竟其用于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三嘆使盡得如公者以國事委之或天不喪公公自愛重其身不死追逐則宋之天下豈遂至亂與亡哉然則龍圖之祀固可以媿當日之人臣而勸後世春秋俎豆卽遍天下可也又況於吾鄉井所謂禦災捍患者耶是爲記

忠佑廟碑記

陳玉璣

郡城忠佑廟殿圯道士某募金修葺旣訖工命玉璣記其事廟祀隋司徒陳公杲仁公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仕隋官

監察御史當陳亡隱居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被詔討賊不可
辭五年平洞寇於長白山九年勦樂伯通叛眾十萬累授銀青光
祿大夫義甯間東陽婁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隋史不載公
姓氏劉昫載而不詳宋祁視昫尤略竊怪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
目聞見不遠及身爲佐命臣乃略言故國之忠義若此然忠臣義
士生忠人國歿爲明神血食死所其忠義之氣薄于天壤亘古今
不敝史之傳不傳固不必計也郡志言煬帝弑沈法興起義兵陰
與李子通謀據晉陵公娶于沈慎知異謀懼發置鴆酒殺之而昫
不載第言法興自剋晉陵謂江南可定端立威刑誅將士公受害
或在是時又言南唐保大十三年吳越兵至柴克宏進禦夢公語

兵助及戰風雨晦有黑牛突陣間克宏俘馘千人事聞于朝封烈
帝又言宋宣和二年方臘寇睦州犯甯國距界百里郡人禱之卒
不犯又言建炎間陝右兵討亂武林軍變所過邱莽獨吾邑免于
害當賊至吾邑時殺羊豕犒師一卒忽作神語賊相顧變色縱火
雨輒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賊駭走夫陰兵兆夢近于荒怪
士君子勿道然吾邑爲公所生地墳墓并舍尙有存者故老相傳
當亦可信況乎烈丈夫不與形俱盡其靈爽所憑非生死得而間
之者哉公死後白晝現立雲端彎弓注矢鏃射法興立殪後人壯
其事于公死日作雲車弔之雲車者治鐵線繞如雲上承小兒操
戈戟若戰鬪狀有力者負之趨流傳至今曰云

